

“十五五”循环经济新蓝图:锚定量化目标 构建长效发展新格局

中经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近年来,我国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显著提升。“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亟须通过循环利用强化资源安全保障,支撑绿色低碳转型。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明了未来

建立循环经济长效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等多个环节,必须依靠政策制度建立长效机制,让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形成稳定预期。”

《规划》聚焦循环经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部署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介绍《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第二部分是重点任务。一方面,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全面加强各领域各环节资源循环利用,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另一方面,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当前回收环节不畅、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等难点堵点问题,提出了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等2项重点任务。第三部分是保障措施,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完善统计和评价制度、加强综合性政策支持等举措,明确了组织实施要求。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么新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等

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率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多个环节,必须依靠政策制度建立长效机制,让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形成稳定预期,使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

法治建设是长效发展的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认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强化对经营主体行为的规范,明确责任义务,划出循环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指出,针对循环经济促进法法律条款规定偏软、约束力不强的问题,《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就是要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总体原则和框架下增强法律的约束力与时代的适应力。

针对循环经济重点领域,《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再生资源回收、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废旧动力电池、建筑垃圾、塑料包装等重点领域法规制度修订,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础、以各领域法规制度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法规制度体系。

张德元指出,《规划》鼓励地方加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补足地方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建设短板。



图为浙江台州,路桥区蓬街镇的福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谁来撬动8万亿元的产业

“只有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战略和日常运营,实现环境价值与商业价值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提升企业韧性和长期竞争力,为循环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实践经验。”

《规划》的出台不仅是推动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体现,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规划》要求进一步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技术工艺提升,培养骨干企业,改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小、散、弱”面貌,推动循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球战略咨询机构OC&C最新研究显示,当前大量企业仍将循环经济视为合规性工作,与市场真实需求及商业价值存在明显错位。对此,OC&C大中华区合伙人江宜璵(Leo Chiang)表示:“《规划》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创造‘增量’。”

他强调,企业唯有回归商业本质、立足消费需求特征、构建可盈利的业务闭环,方能把握新一轮产业升级机遇。具体而言,构建从设计到再制造的闭环,不仅意味着企业将建立对消费者全周期消费联动,更是ESG的加分项,有助于提升客户生命周期的价值。因此,循环经济逻辑融入业

务,既能成为收入与盈利的关键抓手,也有利于社会价值与品牌背书的打造,助力企业构筑长期竞争力。

《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资源循环重点任务。在推动资源消耗源头减量方面,通过推行绿色设计、清洁生产 and 绿色消费,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装饰漆中国及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殷涛表示:“中国加速构建循环经济体系,为全球绿色转型夯实基础,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广袤沃土’。我们通过提供高性能、耐久性的环保涂料解决方案,协助延长基材的预期使用寿命,在资产保护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从而创造长期价值。”

同时,按照《规划》要求,企业要积极推行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

殷涛表示,阿克苏诺贝尔持续推进在华工厂绿色能源转型,运营层面已提前4年达成2030年自身运营碳排放减半目标。以2018年为基准,中国区生产基地



郭婵媛/制图

8万亿产值目标下 金融业如何“点绿成金”?

中经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循	环经济产业迎来规模化发展窗口期。对照产业发展目标,再生资源技术改造、回收体系搭建,再生材	料规模化应用、循环设备迭代升级等领域将释放海量融资需求,催生绿色金融市场空间。然而,循环经	济项目长期面临价值识别难、数据标准缺失、风险定价体系不成熟等瓶颈。金融机构如何从项目金融	转向链条金融,精准适配不同环节的差异化融资需求,成为撬动这一巨量市场的关键。
---------------	---	--	---	--	--

产业规模化窗口期呼唤链条金融

我国循环经济产业已站上规模化发展的新台阶。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吴倩茜列出了一组数据指出,2025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2年提高约77%,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从5万亿元到2030年的8万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将继续扩张,并带来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回收网络建设、再生材料应用、数字追溯和产业整合等融资需求。”

结合《规划》部署,吴倩茜将循环经济的融资需求归纳为两组:一组是围绕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展开的3项任务,包括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另一组是针对回收环节不畅、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提出的2项任务,包括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这5类任务构成循环经济全链条治理的主体框架,也对应不同的融资逻辑。”

然而,产业规模扩张与多元融资场景并存,金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矛盾持续凸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称,金融机构对接循环经济,首先需要从项目金融转向链条金融。循环经济是覆盖源头减量、清洁生产、绿色设计、回收体系、再生利用和终端消费等的完整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现金流结构、资产形态和风险特征差异很大,金融产

品也不能“一贷了之”。

他进一步分环节拆解了差异化融资逻辑,在源头减量环节,重点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绿色设计,适合采用绿色技改贷款、转型贷款、设备更新贷款等方式,把节能降耗形成的成本节约纳入还款来源;在资源化利用环节,涉及固废处理、再生金属、再生塑料等,金融机构可围绕稳定原料来源、长期采购合同和产业园区订单,设计项目贷款、供应链金融和应收账款融资;在再制造环节,核心是设备、零部件和质量认证体系,适合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租赁以及研发贷与订单贷的组合模式;在回收网络环节则更偏轻资产和分散化,应重点发展基于交易数据、物流数据和回收量数据的数字供应链金融和平台授信。“归根到底,金融机构要把循环经济企业从环保企业重新识别为资源安全企业和供应链韧性企业,围绕真实物流、资金流和碳减排数据,形成分环节、分场景、分风险的金融服务体系。”刘锦涛表示。

在吴倩茜看来,面对产业全新发展格局,金融机构必须彻底重塑对循环经济的传统认知框架。循环经济已经从传统环保治理场景,延伸至资源安全、产业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广泛领域,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时,应同时关注资源效率、环境绩效、供应链稳定性和商业模式可持续性。

风险分担与价值识别探路

在政策理论框架之外,金融创新实践已开始落地。如近日兴业银行天津分行为某有色金属龙头企业发放京津冀首笔“循环金融+碳足迹挂钩”贷款,金额1000万元,期限1年。

在贷款活动认定方面,兴业银行在京津冀地区率先参照世界银行核心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循环经济金融指南》中“循环设计与生产”活动类别要求,对企业铝合金加工业务开展全生命周期评估,将废铝回收率与再生铝使用比例等循环经济关键要素纳入评估体系。在碳核算方面,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英国标准协会(BSI)标准为依据,确保碳核算方法与国际接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欧盟碳管控要求,科学测算碳足迹。在利率定价方面,该行依据企业产品碳足迹核查结果,将贷款利率与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降幅这一核心指标挂钩。若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较基准年度下降达到目标值,可享受相应利率优惠,以市场化激励手段降低企业资源循环利用成本,支持企业构建“资源再生—终端产品”铝循环产业链闭环。

不过,从单点突破到系统

建设,循环经济金融生态的成熟仍面临多重挑战。刘锦涛认为,当前最大的系统性瓶颈是循环经济的价值识别、数据标准和风险定价体系还不够成熟。“金融机构其实不缺绿色资金,但在实践中常常遇到3个难题:一是循环经济项目的资源节约、减污降碳和供应链安全价值难以量化;二是回收、分拣、再利用、再制造等环节的数据分散,连续性不足,在不同企业或行业之间缺乏可比性;三是再生资源价格波动较大,企业现金流稳定性弱,传统信贷模型不易准确评估。”

破局需要政策、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协同发力。刘锦涛建议,在政策层面,应尽快完善循环经济项目分类标准、再生资源质量标准和环境效益核算方法,同时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政府性担保、绿色采购等政策,提高项目现金流确定性;在金融机构层面,要建立循环经济专属评价模型,不仅要看抵押物和短期利润,更要看技术路线、资源获取能力、下游消纳能力以及合规能力和环境绩效;在企业层面,则需提升规范化、数字化和透明化水平,主动建立可审计的数据台账,把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

吴倩茜认为,对绿色金融而言,下一步重点是把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回收网络建设和产业升级等任务,转化为金融机构能够判断的收益来源、风险边界和数据依据。一是完善循环产品的价格形成基础。《规划》提出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规范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并推动传统“城市矿产”高值化开发利用。再生材料和再制造产品的市场价值越透明,金融机构越容易判别企业收入稳定性和价格波动风险。二是强化需求牵引和责任分担。《规划》强调扩大再生材料应用,并专门部署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新三样”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相关项目形成稳定现金流,需要下游需求稳定,也需要回收处置责任清晰。需求和责任稳定后,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供应链金融和中长期贷款才有更坚实的基础。三是完善数据和政策支撑。《规划》提出优化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完善统计和评价制度,加强综合性政策支持。循环经济金融所需的数据,应服务于收入确认、责任履行、环境绩效评估和贷后管理,围绕产品来源、材料流向、回收数

量、再生材料比例和最终处置去向,形成可核验的数据基础。同时,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保险、税收优惠等工具,应重点投向回收网络初期建设、规范化处置成本差额、再生产品市场培育和关键技术示范等环节,降低商业金融进入的不确定性。

在商业模式加速成型的窗口期,风险分担机制的创新同样关键。刘锦涛指出,循环经济正在从政策驱动走向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金融业抓住这一拐点的关键在于创新风险分担机制,一是推动政府基金、银行贷款、产业资本、信用担保资金四者之间的组合融资,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回收网络、园区循环化改造等项目,由政府投资基金和绿色发展基金承担部分前期风险,银行提供中长期贷款,保险和担保机构提供信用增级;二是发展订单驱动和场景驱动的供应链金融,围绕核心企业或平台企业建立综合授信;三是探索资产证券化和绿色债券工具,把现金流稳定的回收处理、再生资源利用等项目打包,形成可持续的直接融资渠道;四是要把碳减排纳入风险定价,不只看传统财务报表。